



“山姆大叔”改造工程无法改变一种文明的底层代码

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终于从一场持续了二十余年、耗资超过两万亿美元、漫长梦魇中醒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眠，得出一个近乎残酷的结论：他们曾经试图用推土机和美元，在“帝国坟场”的盐碱地上栽种出华盛顿特区的草坪，结果却发现，无论施了多少肥，浇了多少水，这片土地最终还是只认塔利班结出的那颗苦涩果实。

这并非一次战术上的撤退，而是一场战略上的彻底“断供”与精神上的“祛魅”。曾经，美利坚合众国以“山姆大叔”的家长姿态，信誓旦旦地要用十年光阴、数十亿美金，将一个支离破碎的部落社会，硬生生塞进西式民主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

床。他们培训警察，选举总统，修筑学校，甚至试图用《独立宣言》的精神去感化兴都库什山脉里的每一个普什图汉子。然而，当喀布尔陷落，加尼总统带着成吨的现金乘机出逃，而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如同末日降临般上演时，那个关于“普世价值”与“国家重建”的宏大叙事，瞬间崩塌得连碎片都不剩。

于是，华盛顿的精英们开始自我疗愈，他们总结出的一套冷峻的生存哲学：换不换老板，是你们自己的事，和“山姆大叔”有什么关系？只要那些留着大胡子的神棍别发展出能跨洲投送的大煤气罐，别直接威胁到大洋彼岸的星巴克和硅谷代码，那么，这片土地爱怎么烂，就

怎么烂吧。

这背后透着一种被现实反复毒打后的犬儒主义。美国终于承认，他们无法改变一种文明的底层代码。阿富汗人选择了塔利班，不是因为塔利班更文明、更现代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塔利班更符合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运行逻辑——强权即公理，部落即国家，教法即秩序。当美国试图用支票簿和PPT来推销民主时，塔利班用的是AK-47和沙里亚法典。在生存与秩序面前，选票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
这就好像是一场大型的相亲现场，“山姆大叔”满心欢喜地把“民主自由”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介绍给阿富汗，结果阿富汗转头娶了隔壁虽然粗鲁但能打

的村霸塔利班。于是“山姆大叔”愤而离场，留下一句：“骗子能骗多久，和骗子没关系，是和傻子有关系。有傻子才有骗子。”在他们看来，阿富汗政府那帮西装革履却贪得无厌的政客，以及那些在美军庇护下依然麻木的民众，都是那片盐碱地里长出的“傻子”。他们无法识别真正的“好”，只懂得屈服于绝对的“强”。

但这番自我开脱的逻辑，恰恰暴露了霸权衰落后的傲慢与逃避。把一切归咎于“土壤不行”，实际上是在回避自己作为“园丁”的失职。是他们亲手把大量的援助资金注入了一个腐败透顶的系统，养肥了无数个像加尼这样的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；

是他们为了短期的地缘博弈，不惜在这个国家投下集束炸弹，制造了无数破碎的家庭和心理创伤，从而为极端主义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最终，这出悲剧的底色是：什么样的土壤，长什么样的庄稼。在缺乏公民社会、法治传统和经济基础的盐碱地里，强行移植外来物种，注定是一场徒劳。当美利坚的战鹰飞离喀布尔的天空，留下的不仅是满目疮痍的城市，更是一个关于“改造他者”神话的废墟。而“山姆大叔”在废墟上点起的一根烟，吐出的烟圈里，写满了两个字——“不管”。

■郭力

胖东来：一场关于“人”的商业豪赌与文明实验

2026年初春，当中国经济仍在寻找新的增长叙事时，河南许昌的一家 regional supermarket（区域超市）扔下了一颗思想核弹。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，将集集团约38亿元的资产权益，近乎平等地分配给管理团队与全体员工。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年终分红，而是一场旨在重构“资本与人”关系的深度实验。在商业丛林法则盛行的今天，胖东来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——将员工从“成本项”还原为“目的本身”。

于东来这一招，够狠，也够绝。他把近38亿的资产蛋糕彻底打碎，重新码在了10194名员工的面前。管理团队与一线员工各占约50%，这意味着从高管到理货员，每个人都

手持一份沉甸甸的“身家性命”。别把这看作是老板的慈善秀，这是一场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豪赌。当店名下挂上两千万的资产份额，普通员工手里攥着二十万的权益，所谓的“主人翁意识”便不再是墙上的标语，而是变成了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KPI。这哪里是分钱？这分明是签下了一份“生死契约”。从此以后，店里少了一瓶酱油，亏损了一笔账目，不再只是老板的心头肉，而是全体员工的切肤之痛。于东来用这种近乎粗暴的“利益捆绑”，强行把一群职业经理人和打工者，淬炼成了真正的“创业者集体”。这不叫善心大发，这叫商业逻辑的底层重装。

这一纸分配方案，

已然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标志性事件。它标志着一种从“资本雇佣劳动”向“劳动分享资本”的范式跃迁。于东来所做的，不仅仅是财富的再分配，更是一次关于“人的解放”的制度设计。当10194名员工从单纯的劳动者转变为兼具所有者身份的“合伙人”，企业便不再是冰冷的利润机器，而是一个充满温度的命运共同体。

这背后折射出的，是对于传统泰勒制管理逻辑的彻底反叛。在大多数企业还在通过压榨工时、优化人效来换取微薄利润时，胖东来却反其道而行之，通过“高薪酬、高福利、高信任”构建了一种“人本主义”的商业新物种。将95%以上的利润分给员工，实行每天7小时工作制，

强制40天带薪年假——这些在传统企业家眼中“离经叛道”的举措，恰恰构成了胖东来独特的护城河。它证明了当员工被尊重、被信任、被给予安全感时，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与责任感，远非金钱所能衡量。这种“向内求善”的管理哲学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生产关系的高级进化，让企业从单纯的经济组织，升维为一个兼具社会属性的情感共同体。

胖东来的真正野心，或许并不在于这38亿资产的归属，而在于它试图为中国商业文明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性。在规模至上的狂热扩张时代，胖东来像一位固执的守夜人，坚守着“小而美”的商业伦理。它用事实反驳了“大即是好”的迷思，证明

了商业的终极目的不应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大化，更应是员工幸福最大化、顾客满意最大化。

这场实验的价值，不在于其模式能否被简单复制，而在于它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商业良知。它让无数在红海中厮杀的企业看到，善待员工从来不是亏本买卖，尊重与信任才是最廉价的管理成本，也是最强大的增长引擎。当“企业爱员工，员工爱顾客”形成良性循环，商业便回归了其最本质的交换逻辑——价值与情感的双向奔赴。

胖东来所预示的，或许正是一个“人本主义”商业时代的悄然来临。在这个时代，最好的商业模式，或许就是做一个善良的好人。

■郭力

当“便民热线”变“泄密通道”，谁还敢打12345？

据极目新闻报道，上海宝山区的邱先生这两周过得胆战心惊。他在12345上实名举报小区违建，没想到第二天就被被举报人“扒得底朝天”——对方不仅能一字不差地念出举报内容，连他妈妈在哪里打拳、他几点下班都了如指掌。

信息泄露，戳破的是信任的底线。12345热线本该是市民反映问题的“安全网”，是政

府倾听民意的“连心桥”。老百姓愿意实名举报，是相信这个渠道能保护自己。

可当举报内容转眼就传到被举报人耳朵里，当个人信息成了他手中的“底牌”，谁还敢拿起电话？

邱先生两周不敢回家。他怕的不是被举报人知道他的姓名电话，而是对方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——这种被“扒得底朝天”的感

觉，换谁都害怕。

事情曝光后，大场镇城运中心表示要“彻查此事”，要“亡羊补牢”“加强流程管理。这是该有的态度，堵住漏洞，比追责更重要。

但“彻查”不能止步于找到“临时工”，或者给个内部处分。真正该做的，是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：每一张工单，谁经手、谁转发、谁查看，必须留下痕迹。技术上实现“雁过留

痕”，不是难事，难的是下定决心去做。

对于泄露信息者，无论涉及哪个部门、无论是什么身份，都要依法依规处理，该处分的处分，该追责的追责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那些“帮个忙”的人有所顾忌。

12345热线设立的初衷，是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地方。老百姓愿意打这个电话，是对政府的信任，如果连这份

信任都保不住，那这个热线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意义。

邱先生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引起重视，给自己一个说法。其实，需要“说法”的不只是邱先生——每一个可能拿起电话举报的人，都在等这个答案。

■绵一评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日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社委会
方智平 江单李青
黄春宏

编委会
江单李青张邦毛
董哲梅任重

专家委员会
李增勇 张华勇 龚德贤
黄浩 朱文强

顾问 | 方智平
名誉社长 | 李克炎
社长、总编辑 | 江单
常务副总编辑 | 李青
副社长 | 钱正云 张存猛
副总编辑 | 周应文 董哲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哲(兼)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阳
评论新闻中心
主任 | 张颖
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| 黄道华
区域新闻中心主任 | 潘利求
文旅新闻中心主任 | 许平安
群众工作中心(内参部)主任 | 张学江
国际新闻中心主任 | 黄浩(兼)
融媒体中心
主任 | 金松
新闻影像中心主任 | 罗明荣
经营中心
副总监 | 严明川
品牌战略中心主任 | 骆闻
先锋文化出版中心
总编辑 | 唐吉民
营商环境研究中心
主任 | 黄开堂
副刊编辑中心/《思想者》编辑部
主任 | 艾华林
思想者电台
主编 | 郭园

驻境外记者
驻澳门记者 | 王强
驻台北记者 | 黄昭蓉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璐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友
驻加州记者 | 黄浩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夫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军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志强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子